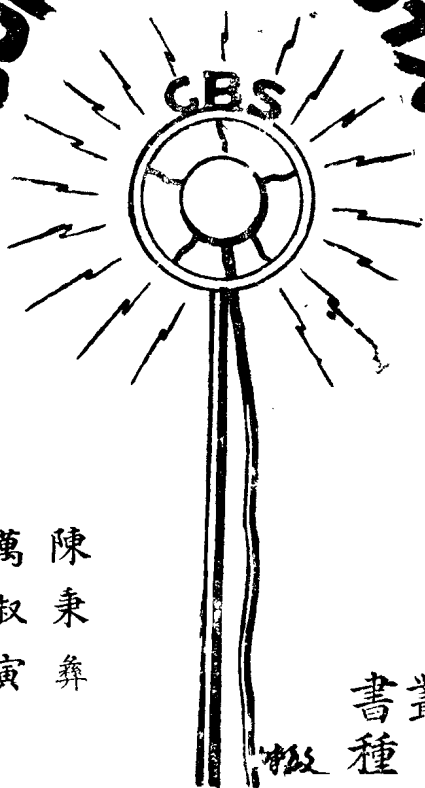


樂府詩集



原著：希 菜

陳秉彝 萬叔寅 沈逸君 陳和坤

合譯

中華書局
叢書二種

凡凡凡凡凡凡凡凡

戰時林地建設

陳秉彝 沈逸君 陳寅 萬叔
合 坤 和 寅 叔

中央周刊出版社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廿日初版（重慶）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一日再版（成都）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一日三版（重慶）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四版（長沙）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五版（重慶）

戰時柏林日記

實價拾元正

著者

美國名流·威廉·威廉·Shirer

譯者

陳秉彝 萬叔寅
沈遠君 陳和坤

發行者

中央週刊社

經售處

重慶中一路四十九號
全國各大書局

陶 序

香港友人把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駐柏林記者 W. I. Shirer 的 Berlin Diary 寄來，兼譯和坤二人看了覺得很可愛，主張把它譯出來作為中周叢書第二種。我回想到中周曾在三卷四十五期至五十二期連續登過它中間關於隨軍觀戰的幾節，頗得讀者歡迎，因此贊成把它全都譯出來，俾讀者得窺全豹。於是他們兩人約了叔實日夜趕譯，不到兩星期居然脫稿。

希萊是美國人，曾在柏林住上六年。他先是巴黎先驅報的記者，後來担任哥倫比亞公司的廣播記者。原著共計五百零六頁，完全是用日記體裁。第一頁至第一百九十四頁，是記這次戰前的柏林，第一百九十五頁以下是記一九三九年德國進攻波蘭至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三日他離開柏林時止的國際內幕和社會瑣聞。這是一本正經的歷史，同時也是一本很有趣味的小說。我們假使拿我們常用的兩句考語——「琳琅滿目」「雅俗共賞」來恭維這本名著，它大約可以當之無愧。

假如拿它全部譯出來，這個譯本的篇幅也許會比現在的增加一倍到一倍半，在目前物力財力和讀者的購買力的限制下，全譯當然不是辦法，而且它是一種日記，其中難免有許多無關重要的私人瑣事，所以有若干部份也沒有逐譯的必要。因此我們決定關於戰前的不譯，關於私人瑣事的不譯，重複的紀述（例如英機每炸一次之後的紀述）不譯，這樣，篇幅就減少了許多。

本書譯成後，曾由我校閱一部份，後來因為忙，改由趙敏求先生去看。時間倉卒，也許還有譯錯的地方。

最後，和坤秉彝叔寅要我提起陳匡民、王芒、陸衡、唐覺後、彭問梅諸先生的姓名表示他們的謝意，因為他們五位對本書的出版都給予相當的幫助。

陶百川 三十一年十一月九日

戰時柏林日記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 柏林

這是一個『反攻』！今天清早希特勒向波蘭進攻了！這是一次罪大惡極的、不可原諒的、無敵的侵略行爲。但是希特勒和他的司令部說那是一次『反攻』。

這是一個灰色的早晨，天空上滿佈着雲。當我在上午八點十五分鐘驅車到廣播電台去作首次廣播的時候，我發現馬路上的人都顯得冷淡。我橫過愛德命的時候，看見那些法本大廈的早班工人都像是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一樣的去上工。寶報的兒童嚷着：『號外』，但是沒有一個人去買。沿着東西幹路德國空軍安置了五尊大高射炮，希特勒要在十點鐘在那裏向國會演說，那是爲保護他而安置的。喬頓和我要留在收音機旁邊，以便將他的演辭轉到美國去。我感覺到整個的演辭中有一種可怪的調子，希特勒似乎對於他自己所做的事有點胡塗，有點絕望的表示，他沒有表示出自信，這次演說也不如以前較不重要的場合多一些歡呼。當我們在等待將它譯成英文轉到美國去的時候，喬頓輕輕

的對我說：「這像一首絕命辭呵！」真不錯，當希特勒對國會說義大利不會參戰因為「我們不願意要外人來參加這次鬥爭。我們要自己來完成這個任務」的時候，他的聲音顯出有點沮喪。可是軸心軍事協定第三段却要義大利以「一切陸地水上和空中的軍事資源」作迅速的自動的支援。這是一回什麼事呢？當他提到莫洛托夫為蘇聯批准德蘇協定的演說，他有點絕望，他說：「我只能重述莫洛托夫外長演辭的每一個字。」

柏林在戰爭的第一晚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咖啡店，飯館，啤酒間都擠滿了人。我覺得這些人在警報之後都有一點恐懼。一點半，我廣播完畢之後在凱撒路蹣跚地在黑暗中走了半英里，最後我找到一輛出租的汽車。但是黑暗中忽然出來了一個人，他很快的跳上那輛汽車，結果我們都上了那輛車，他喝得醉醺醺的，司機也是一個醉漢，他們都咒罵着黑暗和戰爭。

九月二日 柏林

德國進攻波蘭已經兩天了，而英國法國還沒有尊重她們的諾言。難道張伯倫和龐萊德鬼鬼祟祟的逃避了嗎？希特勒曾經打電報給羅斯福說，若是別人不轟炸德國不設防城

市，他也不轟炸別人的。

九月三日 柏林

希特勒對波蘭的「反攻」，在這個安息日變成世界大戰了！日期：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時間：上午十一時。今天早晨九點鐘，漢德森爵士訪問了德國外交部長，交給他一箇通知，要德國在十一點鐘以前接受撤退在波蘭的德軍。德國外長在十一點鐘以後，立刻回到威廉大街，交給英大使一箇備忘錄式的德國的答覆。馬路上充滿了騷外，賣報的兒童們叫賣着。這裏是D·A·Z·報的標題：

「英國提出哀的美教書」

「英對德宣佈戰爭狀態存在」

「英要求撤退波境德軍」

「元首今日赴前綫」

政府公報典型的標題是：

「德備忘錄證實英方罪惡」

大約是在正午的時候，我站在威廉廣場，播音機忽然播出英國已經對德宣戰。大概有二百五十個人站在那裡，陽光射在他們身上。他們注意地聽着這個廣播。聽完之後，都一聲不響，仍舊站在原來的地方，像是不省人事似的。他們不能相信希特勒已經把他們領到一個世界大戰了。

我相信，在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後的第一天，柏林的興奮是強烈的。今天，沒有興奮，沒有歡呼，沒有戰爭熱，沒有戰爭的歇斯里的。甚至于沒有對英國法國的憎恨——雖然希特勒對人民、國社黨、東線軍隊、西線軍隊有若干次的宣言，咒罵英國的戰爭製造者和資本主義的猶太人」，說他們挑起這次戰爭。

戰爭開始影響到一般人了。今晚有一個命令，增加百分之五十的所得稅附加稅，啤酒和烟草的稅額也大大的增加了。還有一個命令是規定物價和工資的。

九月五日 柏林

西綫的情形真可怪。威廉大街的人們今天告訴我們說，那裏還沒有放過一槍。的聯有一個官員告訴我（雖然我懷疑他的話），在法國邊境上的德國軍隊用法文向法國發

廣播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有些人說，法國人在一個氣球上掛了一面旗子，也寫着這樣的話。今天格羅沙茲的要塞失陷了，德軍衝進了走鄉地帶。在南方，波蘭放棄了克拉科。

九月六日 柏林

今天下午，德軍佔領了波蘭第二個大城克拉科。總司令部還宣佈佔領了基埃爾塞。翻開地圖一看，我駭然地發現它就在羅茲和克拉科以東，也差不多正在華沙以南。沒有人想到德軍竟走了這樣遠。在一個星期以內，德國人竟前進了遠過她一九一四年的邊界。這似乎是波蘭崩潰的預兆。

今晚，我聽到不來梅這艘輪船逃出英國封鎖的消息，它從紐約溜出來，今天到了俄國北方海岸的茂曼斯克。我相信在這個城裏只有我一個人知道這件事，我就將它做我廣播的資料。在最後一分鐘的時候，軍事檢查員衝進門來把我的廣播打斷，他說，我不許提起那件事。

九月八日 柏林

德國司令部宣佈今晨五點十五分德軍到達華沙。七點一刻廣播電台播出這件新聞。即刻，一隊軍樂隊奏着「德意志高于一切」。就是我們的陸軍隨員都被這件事愣住了。今晚，柏林街道上沒有瘋狂的慶祝。我走出廣播電台到小路上，注意到德國人民對於這件大事漠然的態度。並且，當波蘭淪亡的時候，西線還沒有放過一槍呢！（照德國人的說法。）

九月十日 柏林

自從英法對德宣戰以來，已經過一個星期了。一般德國人開始懷疑這是否會成為一次世界大戰。他們的看法不錯。的確，英國和法國只在形式上盡了她們對波蘭的義務。在形式上，她們和德國處在戰爭狀態有了一個星期。但是，這就是戰爭嗎？不錯，英國曾經派了二十五架飛機去炸威廉港。但是，如果這就是戰爭，為什麼僅僅派二十五架呢？如果這就是戰爭，英國為什麼只派飛機到萊茵區去散些傳單呢？德國工業的心臟就在靠近法國的萊茵河沿岸。德國從那裏製出許多足以致波蘭死命的軍火。可是那裏沒有受過一顆炸彈。無怪他們要問：「這就是戰爭嗎？」一星期以前我所看見的拉得長長的臉

，今天看起來，似乎沒有星期天那樣長了。

這裏生活還很正常。歌劇院，戲院，電影院都照常開演，晚報上載着今天德國有兩百場足球賽。

九月十四日 柏林

我們對於英國法國的按兵不動都覺得真明其妙。從愛德和湯姆在倫敦和巴黎發出來的廣播聽來，同盟國誇大了她們在西線的行動。德國人仍舊說，那裏只有小規模的戰爭，他們並指出法國在『進攻』的時候，連飛機都沒有使用。我們大使館的Y，得到比德爾大使從波蘭拍來的電報說到波蘭城市被炸的慘狀。Y堅持說希特勒轟炸波蘭人民據以抵抗德軍的城市是對的。大概是我的神經錯亂了吧，但是總不贊成他的意見。

今晚，那個女僕到我房裏來說起戰爭的可怕。

『法國爲什麼要打我們呢？』她問我。

『你們爲什麼要打波蘭人呢？』我說。

『唔，』他有點茫然，『但是法國人，他們是人呀？』最後她說。

「但是波蘭人，他們或許也是人吧！」我說。

「唔。」她又茫然地說。

九月十五日 柏林

今天我從權威方面聽到俄國會進攻波蘭的消息。

同盟國的封鎖對德國有什麼影響呢？它大概切斷了德國進口貨的半數，德國需要的主要東西如棉花、錫、鏹、油和橡皮都不能輸入了。俄國也許可以給德國一點棉花，可是俄國去年輸出的總額僅及德國每年的需要百分之二·五。在另一方面，俄國也許可以滿足德國對於鏹和木材的需要，而且，至少俄國和羅馬尼亞可供給德國為戰爭需要的油。去年，德國從現在已經被切斷的法國、摩洛哥和別些地方得到百分之四十五的鐵；但是瑞典，挪威，和盧森堡供給她十一億噸，這些來源仍舊開放着。可是，德國失掉了百分之五十的輸入，總是一個大的打擊。而斯塔的那維亞、巴爾幹和俄國可能的開放，使德國所受的打擊還沒有一九一四年所受的大。

德國對波蘭的「反攻」整整已經兩個星期了。十四天以內德國的機械化部隊把波蘭

軍隊趕過了兩百多英里，俘虜了十萬波軍，實際上德國已經解決了波蘭。今天，一支德國軍隊已經駐紮在布勒斯特里多弗斯克，一九一八年德國曾在這裏對布爾喬維克的俄國訂下一個苛刻的條約。另一支德軍已經接近羅馬尼亞的邊界，這樣，德國就接近了麥子和油的大來源。有一支堅強的波蘭軍隊，完全被圍在華沙以西七十五英里的庫特諾，他們還在那裏死守着。可是他們能夠守多久呢？華沙也在死守着，他們又能守多久呢？波蘭的戰事已經完了。德軍已經在向西開發了。

九月十七日 柏林

今天早晨六點鐘（莫斯科時間）紅軍開始侵入波蘭。俄國和波蘭本有一個互不侵犯條約。我似乎覺得蘇維埃在日內瓦和別的都市說過的共同抵抗侵略者的話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是，事實上這並不是很久以前的事呵！現在蘇俄已經暗算了波蘭，紅軍加入了納粹軍隊在波蘭土地上馳騁着。自然，今天早晨柏林的人們都爲這事鼓舞起來了。

九月十八日 但澤附近的索波特

整天從柏林經勞麥倫尼亞和走廊驅車到了這裏。路上盡是從波蘭「回來」的德國機

械化部隊。走廊的樹林裏面盡是令人頭痛的死馬和死屍的臭味。德國人說，有一師波蘭騎兵和幾百架德國坦克車在這裏發生遭遇戰，它們都被消滅了。僅僅是五個星期以前，根室（據即亞洲內幕作者——譯者）和我在一個安靜的深夜在這暑期勝地的碼頭上討論過戰爭，是否會在歐洲爆發；今晚，我們却在這裏看到格地尼亞周圍的戰場。你可以遠遠看見海的彼岸有大炮的火光。

領導這次旅行的宣傳部新聞處長波麥博士，主張我和莊生在旅館裏同住一間雙人房。莊生是一個美國漢西斯黨員，他說他代表放林神父的社會正義報。沒有人不討厭這個傢伙，大家懷疑他是納粹派來偵探我們的。他在房間裏說了一些納粹的壞話想看看我怎樣表示，我只對他做了幾聲討厭的豬叫聲。

九月十九日至二十日上午二時卅分 但澤

今天我看了一場實際的戰役，這是波蘭最後幾個戰役中的一個，差不多和完了一樣。這場戰役，在格地尼亞以北兩英里的一个山背上，這座山從海邊一直向內延長七英里。戰役中有些可悲的事情，也有些奇怪的事情。

我們站在格地尼亞城中的一座叫「司登堡」的小山上的一個大的十字架下面。（這是一個諷刺呵！）這是德國一個瞭望哨站。軍官都站在那裏，用望遠鏡瞭望着。這個模範的城市是波蘭寄託其希望的地方，經過許多現代建築的屋檐，我們看見這場戰事在北方兩英里的地方進行着。今天早晨，我們睡在薩波的旅館裏，就是被它驚醒的。六點鐘的時候，我房間的窗子都在震動着。停在但澤的德國戰艦賀爾斯坦號，放着它十一英寸的大砲，砲彈在我們頭上掠過。現在我們能夠看見德軍把波軍三面圍起來了。而第四面，德國驅逐艦在海上又向他們亂射。德軍使用了一切武器——大砲，小砲，坦克，飛機。波軍除了機關槍、來復槍和兩架用作攻擊德國機關槍陣地和坦克的高射砲以外什麼也沒有。你能夠聽到德國大砲沉重的吼聲和雙方機關槍噓噓噓的聲音。波蘭人數很少，就是用望遠鏡看也找不到多少，我們從機關槍聲音中辨別出他們不僅在戰壕中和叢林背後抵抗着，並且還利用每一個建築作機關槍陣地。他們把兩個大建築改作堡壘，一個是一所官立學校，一個是格地尼亞廣播電台，他們從好幾個窗子裏放機關槍。半點鐘以後，一顆德國砲彈擊中了那所學校的屋頂，它就燒起來了。於是德國步兵在坦克的掩護之下爬上

了一座小山，把這所房屋圍起來。可是他們沒有把它佔據下來。波軍在這所燃燒着的屋子的地下室窗子裏仍就用機關槍射擊着。波蘭人真是堅決而勇敢。一架德國水上飛機在屋頂上盤旋着，指示砲兵位置。後來一架德國轟炸機也參加了，它們俯衝下來，用機槍掃射波軍防線。最後，一隊德國飛機出現了。

波軍的地位是沒有希望的。可是他們仍舊抵抗着。和我們在一起的德國軍官，都讚美他們的勇氣。就在我們下面，格地尼亞的街道上有一些婦女和兒童呆呆的站着，看這一場不平衡的戰鬥。在有些建築物前面，長長的站着一列一列的波蘭人，他們在等候食物。在我爬上這座小山以前，我曾注意到他們臉上掛着的痛苦，尤其是在那些婦女臉上的。

我們看這場戰役，一直看到中午。那時，德軍一定進展了四分之一英里。他們的步兵，坦克，大砲，信號隊都像一架正確的機器一樣的工作着。在我們這個瞭望站的幾個德國軍官，沒有一絲緊張或興奮的表情。他們一副生意經的樣子，使我想起他們似乎是一隊足球隊的指導員，鎮靜的自信的坐在一旁看他們所造出來的一些球員們在表演，好